

I 28

264158

文秉等著

烈皇小識

——中國近代內亂外禍歷史故事叢書——



廣文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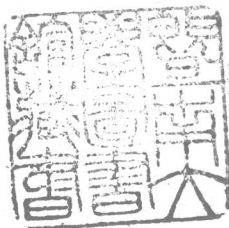
I247.8 K248.6
8012 506

264158

港台書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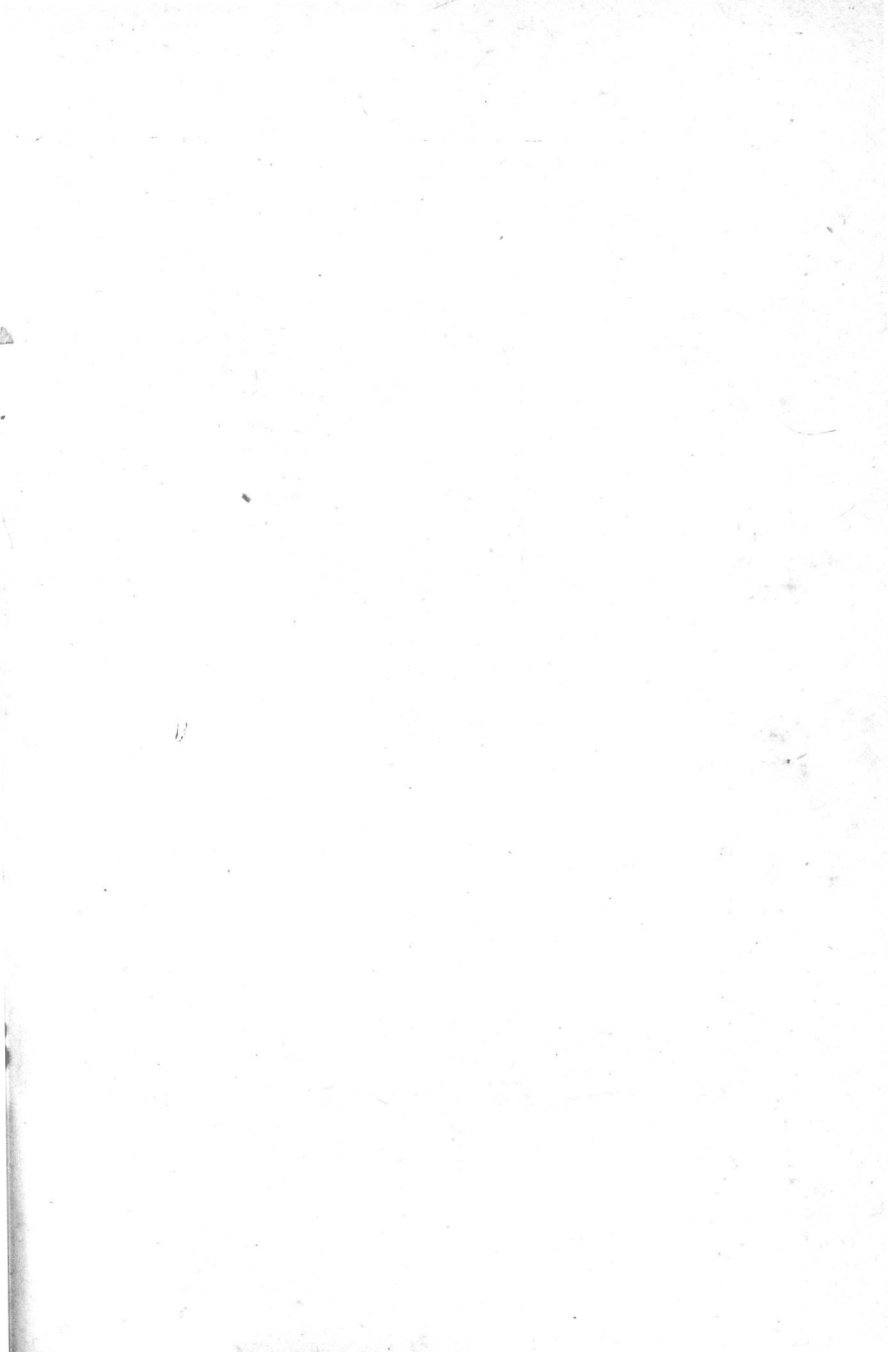
目次

烈皇小識.....文
研堂見聞雜錄.....佚
名二



90103178

烈皇小識



序

烈皇昔繇藩邸入繼大統，毒霧迷空，荆棘滿地，以子身出入于刀鋒劍鉞之中，不動聲色，巨奸立掃，真所謂聰明睿智，神武不殺者耶！饑饉于殷，盡徹諸內奄，政事俱歸于外庭，誠千載一時也。然而逆璫遺孽，但知力踐殘局，不復顧國家大計，卽廢藉諸公，亦閱歷久而情面深，無復有贊皇魏公其人者。且也長山以改敕獲戾，而上疑大臣不足倚矣；未幾，烏程以枚卜告訐，而上疑羣臣不足信矣；次年，罪督以私款債事，而上疑邊臣不足任矣——舉外廷皆不可恃，勢不得不仍歸于內，適又有借不測之恩威，伸具瞻之喜怒者，事權乃盡歸于內而不可復收。嗟乎！赫赫師尹，顛倒豪傑者乃爾，卽後先臣以講筵荷蒙聖鑒，超拔政府，真有虛已以聽之意，而兩月揆地，一語招尤，致負聖明待達，無以報稱，天乎人乎，豈氣運使然乎？先臣罷而韓城武陵輩進，雖聖主日見其愛勤，而羣上日流于黨比，痼疾已成，不復可藥矣。不肖于十七年中，備集烈皇行事，以志堯舜吾君之恩，又以志有君無臣之嘆，集成巨帙數十冊，可備一朝史料。因遭家難，同世藏書翰墨等項，誤行寄託，遂不可問，致烈皇遺跡纖行，湮沒不彰，當亦有志所共

痛心疾首者也。年來屏跡深山，間有客相過，從詢及舊事，尙有一二仿佛胸臆間，竊恐失此不傳，後悔無及。又承同志或一人一事相示，因纂抄成冊，名曰烈皇小識，共八卷，意四方君子，當有識其大者。雖所纂者十不得二三，然以備修史者之采擇，亦未必無小助。迨至天不祚明，帝星告殞，守正不屈，寧以身殉，輒悲憤填膺，扼吭欲絕，涕泗滂沱，幾執筆而不能下矣。竹塢遺民文秉，書于考槃之袁石亭。

卷一

烈皇帝爲光廟第五子，孝純劉太后所出，而撫育于李莊妃。天啓二年九月，冊封信王七年二月，出就外邸，成婚，冊妃周氏。熹廟病危，魏忠賢遣腹奄涂文輔迎上入宮。上時自危甚，袖食物以入，不敢食宮中物。是夜，秉燭獨坐，見一奄攜劍過，取之，留置几上，許給以賞。憫邇者欲以酒食問左右何從取給，左右對宜取之光祿，因傳令旨遍犒之，歡聲如雷。周后在外邸，禱卜無虛晷，亦虞入朝有他變也。

上既即位，廷議改元，禮部擬進者四：「永昌」「紹慶」「咸寧」「崇貞。」御筆改「貞」爲「禎」，點用之。

上即位後，追尊劉后孝純皇太后，遷祔慶陵，加李莊妃諡號，立周后爲皇后，尊張后爲懿安皇后，孝純母年七十五，封瀛國太夫人。姪劉文炳，封新樂侯，周后父周李授左都督。次年，冊立太子，封奎嘉定伯，懿安父張國紀，封太康伯。凡四大朝廷臣，俱用朝冠朝服，內奄則否。惟除歲祭中霤之神，司禮監掌印太監，代行祭禮，奏請祭服服之，大朝止磕頭呼萬歲而已。逆賈擅

政，凡遇大朝，自王體乾至牌子等，俱僭用朝冠朝服，于乾清宮大殿朝內，照外廷儀行慶賀山呼禮，贊禮內奄，一如鴻臚班首，亦致辭焉。後魏良卿晉封，逆賢改戴貂蟬冠，班列王體乾上。及上登極，逆賢仍照肅廟行禮，繼憚上英明，止用本等服色，回衆叩頭呼萬歲。

逆賢用事，動以立枷示威，前後斃者以千計。上一日問及逆賢，時與王體乾侍側，體乾對曰：「大奸大惡，法所不能治者用之。」上蹙然曰：「雖如此說，殊覺太慘，非國家盛事也。」逆賢默然，衆共叩頭呼萬歲而退。

上既登極，所以優容客魏者，一如肅廟，而信邸承奉，盡易以新銜，入內供事。後將李朝欽，妻有聲王秉恭，吳光成譚敬妻芳等，次第准其乞休。逆賢翼羽，剪除一空。復散遣內丁，方始誦逐逆賢肘掖巨奸，不動聲色，潛移默奪，非天縱英武，何以有此。時閣臣四員黃立極、施鳳來、張瑞圖、李國禱，皆逆賢愛立也。上首放立極，而亟允枚卜之請，特點華亭錢龍錫、吳江周道登、蕭山朱宗道、高邑李標、長山劉鴻訓、晉江楊景辰六員。後宗道以禮部題崔呈秀父卹典，有「在天之靈」等語，景辰以掌院率諸翰林公疏頌美逆賢，俱爲科道劾奏。次年，與三舊輔俱次第斥放回籍。

上諭：「兵部各處鎮守內官，一概撤回。凡相機度宜，約束吏士，無事修備，有事却敵，俱聽

督撫便宜調度，無復委任不專，體統相軋，以藉其口。各鎮督撫諸臣，及大小將領，務提起精神，殫靖忠畫，以副朕懷。」

上諭戶部：「封疆多事，徵輸甚煩，朕殊憫焉。蘇松等處織造，朕不忍以衣被組纊之工，重此一方民，其俟東南底定之日，方行開造，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！」

上諭吏部：「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極，臣民之憤稍紓，而詔獄遊魂，猶然鬱鬱，含冤未伸，着該部院九卿科道，將已前斥害諸臣，從公酌議，採擇官評，有非法禁斃，情最可憫者，應褒贈卹與褒贈，應卹蔭卹與卹蔭，其削奪牽連者，應復官卹與復官，應起用卹與起用，有身故捏職難結，家屬波累羈囚者，應開釋卹與開釋，勿致人淹傷朕好生之心！」

上諭禮部：「朕覽會典，自宮禁例一款：『民間有四五子以上，許以一子報官奄割，有司造冊送部院收補，日選用。敢有私自淨身者，本身及下手之人處斬，全家發烟瘴地面充軍，兩鄰欺家不舉者治罪。』我祖宗好生德意，真至周密，故立法嚴明。近來無知小民，希圖財利，私行奄割，童稚不堪，多至殞命，違禁戕生，深可痛恨。自今以往，且不收選，爾部可宣布朕命，多列榜文，諭到之曰：『爲始，敢有犯者，按法正罪，仍許諸色人等，當時首告本地方官司奏聞，隣右欺家不舉，從重治罪，有司知而不禁，併行究處。倘有強奄他人，希圖誣賴的，訊明反坐，決不徇縱。』」

布告中外，恪行遵守！」

御史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後，擬與羣奸共收餘燼，力持殘局，時已差河東巡鹽河南掌道御史安伸題請留佐大計，削籍諸臣，雖屢奉起用之旨，維垣一手握定，百方阻遏，新參蕭山晉江，係彼同志，協力護持。監生胡煥猷疏論：「黃立極等四人，謂當逆賢擅權，揣摩意旨，專事逢迎，浙直建碑立祠，各撰文稱頌，宜亟行罷斥，并乞查究督撫按之建祠者。」又言：起廢不公，不廣，維垣特出疏參駁，且請下法司究問，指使蕭山已稟嚴旨，御筆批：「胡煥猷雖必有賄使之者，但不必苛求以滋葛藤。」璫黨咸俯首喪氣，中外頌大聖人舉動出尋常矣。

時言路皆逆賢餘孽，上特下考選之令，先後授曹師稗、顏繼祖、宋鳴梧、瞿式耜、鍾炆等爲給事中，吳煥、葉成章、任贊化等爲御史，咸以糾彈璫黨爲事，而朝端漸見清明矣。

崔呈秀子崔鐸，北榜中式；周應秋子周錄，南榜中式，雖經褫革，而衡文者尙逃指摘。南京國子監助教施元徵上疏劾之，於是中書林萃芳、江陰知縣岑之豹俱下部議罷斥。主考時徐泰、陳具慶等，各疏辨，以糊名爲辭，蕭山輩力庇之，有旨免議。

崇禎元年戊辰正月，大計天下吏；主計者吏部尙書房壯麗、左都御史曹思誠、考功郎中李宜培、吏科都給事中魏炤乘、掌河南道印御史安伸、佐計者楊維垣也。是舉也，爲聖天子第

一新政，宜將媚璫諂奸，痛加掃除；顧壯麗等皆璫孽也，互爲容隱，咸逃吏議，人心頗爲不平云。

江西巡撫楊邦憲，由陝西布政陞任。當今上正位之後，猶進厥臣功德巍巍之疏，拆毀名賢子羽祠，并毀祠旁民居千餘家，爲造逆祠地。河南右參政周鏞，造逆祠於開封，建標祠所，僭書大工，且致書魏良卿，欲爲逆賢造滲金像。四川右參政郭士望補官一疏，痛詆應山，其諛頌逆賢也，令人髮指。江西副使李光春，已例轉矣，猶疏論福清，備極醜詆；及申詳逆祠，司道張福臻王化行等，概置格外。卽云撫按不行，開送科道，拾遺疏獨不可糾舉耶？伸與維垣不足道，炤乘亦漫無短長耶？按炤乘于甲子冬，陞吏垣長，見璫焰方張，遂力請告歸里，似乎有品骨者，今臨事如此，前後若兩截矣。然炤乘雖非璫孽，而長垣一脈，淵源有自；後入政府，搆黃解之獄，其生平已見于此。

翰林院編修倪元路奏世界已清。方隅未化疏，略曰：「近攻崔魏者，必引東林爲對案，一則曰邪黨，再則曰邪黨，何說乎？以東林諸臣爲邪黨，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？崔魏而旣邪黨矣，向之首勦忠賢，參提呈秀者，又邪黨乎哉？且天下之議論，寧涉假借，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；士人之行已，寧存矯激，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。自後之君子，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，於是乎豹虎之徒，公然起而背畔名義，毀裂廉隅矣。於是乎連篇頌德，匝地生祠矣。夫頌德不已，必將

勸進，生祠不已，必且呼嵩，而人猶且寬之曰：「無可奈何，不得不然」耳。嗟！充一無可奈何，不得不然之心，又將何所不至哉？然今日之持議者，能以忠厚之心，曲原此輩，而獨持已甚之論，苛責吾徒，亦所謂「悖」也。臣又伏讀聖旨，有「韓爌清忠有執，朕所鑒知」之諭，深仰天聰。曠然知人，則哲如此，而近聞廷臣之議，殊有異同，可爲大怪。爌之相業光偉，他不具論，卽如「紅丸」議起，舉國沸然，維時與事大臣，皆蓄縮閔默，而爌獨侃侃條揭，明其不然。夫孫慎行，君子也，爌且不附，況他人乎？而今推轂不及，點灼橫加，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。夫廷弼固自當誅，在爌不爲無說，封疆失事，繫繫有徒，而當日之議，乃欲獨殺一廷弼，豈平論哉？此爌之所以擱筆也。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，而死于局面，不死于法吏，而死于奸璫，則又不可謂後之人殺廷弼，而爌獨不能殺之也。又如詞臣文震孟，正學勁骨，有古大人之器，其鄉人之月旦，比于陳實王烈，三月居官，昌言獲罪，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，而今起用之旨再下，謬悠之譚不已，甚有加以窩盜之名者，豈以數十年前，有其兄某不逞之事乎？夫人知其有某之不逞，以爲之兄，而不知有某之至德，某之特行，以爲之祖父；且愚賢相越，舜象已然，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，司馬牛受向魋之罰，文震孟何罪，遭此嫌讒，將無「門戶」二字，不可重提，聊用更端以相遮抑耶？

時衆論咸推蒲州舊輔及先文肅錢公謙益、姚希孟等，戶部員外王守履疏薦蒲州奉有「韓爌清忠有執，朕所鑒知」之旨，而楊維垣一手障天，於蒲州先文肅尤力行貶駁，輿情不平甚，故倪公出此疏。維垣隨出「詞臣持論甚謬，生心害政可虞」疏駁之。倪公亦出一「微臣平心入告，臺臣我見未除」疏，略曰：

「臣讀楊維垣入告諸疏，深訝其不能仰副聖心，且若力欲與皇上相反者。蓋皇上之諭，一則曰「分門別戶，已非治徵」，一則曰「化異爲同」，一則曰「天下爲公」，而維垣之言則曰「孫黨趙黨熊黨鄒黨」，皇上於韓爌文震孟曰「清忠有執」，曰「已着起用」，而維垣於二臣曰「非賢」，曰「不檢」，是皇上于方隅無所不化，而維垣于正氣實有未伸，皇上事事虛公，而維垣言言我見，臣竊惑焉。據維垣折臣，盛稱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，然亦知東林有首參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璉，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賊擬戍之高攀龍乎？且當日之議，其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略，未嘗不指之爲貪。其於廷弼也，特卽西市之誅，未嘗不坐之以辟，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。若以今日之事例之，以魏忠賢之窮凶極惡，積賊無算，而維垣猶尊之曰「廠臣公」，「廠臣不愛錢」，「廠臣爲國爲民」，而何況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，律當處斬，法司奉有嚴諭，初擬止于削奪，豈不如驕兒護之？維垣身係言官，不聞駁

政又何尤昔人之讎能廷弼者乎？而以臣爲謬，臣不受也。維垣又折臣，盛稱韓爌，夫舍爌抵觸逆璫，及抗疏撓禍之蹟，而加以說情罔利「莫須有」之言，已非定論矣。卽如廷弼一事，爌但稟免一臬，未嘗赦而欲用之也。至廷弼行賄之說，自是逆璫借此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。逆璫初擬用「移官」一案，殺楊左諸人，及獄上，而以爲難于坐贓，於是再傳覆訊，改爲封疆之案，派賊毒比，此天下共知者。維垣奈何尙守是說乎？至不附「紅丸」與孫慎行君子之說，臣言原非矛盾，蓋慎行清望，與王之案不同，議論深刻，亦不失春秋趙盾之法，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。夫董狐不爲賣直，趙盾未嘗貶賢，而以臣爲謬，臣不受也。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，夫震孟臣不更論，卽如王紀清正素著，以參沈淮忤逆璫而譴斥，文則以救王紀而降削，均之得罪於逆璫者也。至以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，此說胡可全非？夫刑賞出于朝廷，而榮辱因之，若王紀之時，已半是魏忠賢之刑賞矣。維垣試觀年來破帽策蹇之輩，較之超階躐級之儔，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，于是畏破帽策蹇者，相率而頌德建祠，希蟒玉馳驛者，遂至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，可勝嘆哉！至批劄告公祖之謗，吳人盡能辯之，當朱童蒙官吳時，偶一犯杖斃，其妻貧不能殮，乞丐里中，文震孟從衆題助二金，事止此耳，有何把持放肆？而以臣爲謬，臣不受也。維垣又極力洗發，臣「矯激假借」四字，夫臣之爲此言，正爲人之詆真狂狷爲假名義者發也。當崔

魏之世，人皆任真率性，相與頌德建祠，使有一人矯激假借，而不頌不祠，豈不猶賴此人哉？
臣抑揚之辭，爲一成之論，而以臣爲謬，臣不受也。乃若維垣之持論，臣心未安者三：維垣以爲
真小人，待其貫滿，可攻而去之，而臣以爲非訓也。卽如崔魏之貫滿久矣，使不遇聖明御宇，誰
有能攻而去之者？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說，爲頌德建祠者解嘲。假令崔呈秀舞蹈稱臣於
逆璫，其餘諸臣，便亦以爲無可奈何而盡舞蹈稱臣乎？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，使從叛逆，諸臣
亦以爲無可奈何，俛首從叛乎？維垣又言今日之曲直，不當以崔魏爲對案，而臣以爲正當以
崔魏爲對案也。夫人意見不同，議論偶異，總不足以定真邪。如宋臣蘇軾程頤，交詆爲邪，而兩
人並自千古。我朝大禮之爭論者，亦兩賢之，而惟至品節大閑一失，遂成霄壤。夫品節試之于
崔魏而定矣，故有東林之人，爲崔魏所憎，恨其抵觸，畏其才望，而必欲殺之逐之者。此正人也。
有攻東林之人，爲崔爲魏所借，而勁節不阿，或遠或逐者，亦正人也。以崔魏定邪正，譬之以鏡
別妍媸，維垣不取案于此而安取案乎？總之東林取憎逆璫獨深，受禍獨酷，在今日當曲原其
高明之概，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，而揭揭焉反代逆璫分謗，斯亦不善立論者矣。

疏入，上爲心動。維垣輩之毒網始破。人謂倪公二疏，實爲廓清首功云。

光祿寺阮大鍼，上「合算七年通內神奸」疏，略曰：

「汪文言以徽州庫吏，逃罪投王安幕下，引左光斗入幕，移官之疏，紛紛迎合，此內外謀傾宮闈之始。御史賈繼春疏揭立爭，汪文言等嗾臺省諛王安，佐楊漣、左光斗，而繼春削籍，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。吏部尙書周嘉謨，雅重熊廷弼，復任經略，而重處姚宗文、馮三元，此中外謀危封疆之始。汪文言處霍維華以謝王安，逆賢劾之，逐戚畹，撼中宮，此中外謀危母后之始。」

後御史毛羽健劾其比擬不倫，黨邪害正有旨，「阮大鍼前後反覆，陰陽閃爍，着冠帶閑住去！」蓋長山所票也。

二月，會試天下士，命施鳳來、張瑞圖爲考試官，取中曹勳等三百五十人。

時羣奸力持殘局，海內正人，概不得登啓事，翰林必由內閣題請。元城既逐，平湖當國，亦力持不可。及是，平湖晉江，以會試主試入閣，高陽特題起陸先文肅、姚文毅、虞山朱繼祚四人，兼及口者，以避嫌也，人謂老高陽聳涌成之。

三月，廷試策士，賜劉若宰、何瑞徵、管紹寧等進士，及第出身有差。時上留心策士，進呈三十六卷，並貯名金甌中，以金箸夾之，凡三夾，皆得若宰，遂定爲狀元。前是枚卜，華亭少所推轂者，吏都垣魏炤乘，係華亭丙辰所取士，故與會推上，亦貯名金甌，用金箸決之，首夾卽得華亭。

然兩公勳業德望，俱無間焉，何以邀有天幸乃爾？

御史吳煥疏參漕運太監崔文昇略曰：

「文昇引進李可灼，漫投寒渴之藥，以致光廟賓天，實坐不赦之辟，而日爲逆璫腹心。總督漕運，控扼江淮要害，與劉忠選恣爲縱肆，剝虐虐民，幾激大變，應行逮問。」

疏入，文昇拉同伴宮門哭聲達帝上，立拿倡首二奄，同文昇各杖一百，俱降淨軍發孝陵煥疏留中。

倪元璐疏請毀三朝要典略曰：

「臣觀『挺擊』『紅丸』『移宮』三案，議關清流，而三朝要典一書，成于逆豎，其義不可不兼行，其書不可不速毀。請詳其說：蓋當事起議興，盈廷互訟，爭挺擊者，力護東宮，爭風癩者，計安神祖，主紅丸者，仗義之言，爭紅丸者，原心之論，主移宮者，彌變于幾先，爭移宮者，持平于事後——六者各有其是，不可偏非，以爲忠悃，則皆忠悃，以爲明見，則皆明見，總在逆璫未用之先，羣小未升之日，雖甚水火，不害損箴，此一局也。既而楊璉二十四罪之疏發，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，於是逆璫殺人，則借三案，羣小求富貴，則借三案，經此二借，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。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，猶夫稱頌德功于義父，又一局也。網已密而猶疑有遺，勢極